

美国文学 的循环

[美] 罗伯特·斯比勒 著
汤 潮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160号

责任编辑：傅德林

封面设计：李葆芬

责任校对：史芬茹

责任印制：唐廷国

美国文学的循环

(美)罗伯特·斯比勒 著

汤潮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5 字数：210千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303-03056-5/I·329

定价：6.20元

眼睛是第一个环；目光所及的地平线是第二个环。这一基本形象在整个大自然中重复不断。在世界的密码中，环乃是最高的象征。

——爱默生

序

《美国文学的循环》的新版主要是由于时间的因素促成的，因为时间本身便是历史。本书自问世以来，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在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然而作者并不打算修改这个已经讲出来的故事。一部历史批评的论著并不仅仅是编年史。还没有新的情况可以表明，我们今天对美国文学史的解释比一九五五年的解释更胜一筹或略为逊色。

这本书是我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偏僻而寂静的山谷里写成的。当时脑海中对八年之久筹划、编写《美国文学史》^①的经历还记忆犹新。本书是一个人的头脑对参加文学史编撰工作的五十位学者的学识与智慧的提炼。它只能在那个可以综合这些学识与智慧的时刻写成。

这一版可以称为第三版；初版由麦克米兰公司一九五五年印行。它为这本书赢得了目前的认可。翌年再版的曼托尔丛书简装本在从香港到汉堡的旋转式售书架上卖了十年。现在的这个版本仍然较便宜，但内容更充实。然而谁也不清楚还有过多少别的版本，包括译成日、朝、葡、意、阿拉伯、瑞典、印度和其它文字的版本；各大洲的书商和发行机构到底发行了多少万本也不得而知。

本版的唯一变化就是改正了一些虽然很小、但反复出现的错误，注明了这些错误最终出现的时间，另外还补写了一篇《跋》。

① 罗伯特·斯比勒主编，一九四六年初版。

《跋》的意义是为了对以前讲的话做个结尾和交待，而不是要冒险陷入预言未来的泥淖。

罗伯特·斯比勒

费城

一九六七年五月

初版序

而今，国内外的批评家似乎不再怀疑美国在二十世纪产生出了一种独特的、完全有资格同其它时代和其它民族的伟大文学比肩而立的文学。然而这种文学产生的原因何在？对于一个有着近二百年政治独立历史的民族，一个自认为其种族和文化是由异源和派生的成份构成的民族来说，它的文化突然成熟起来的原因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人们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以往四分之一世纪的美国文学表明，美国出现了一次文学复兴，这种复兴只能从悠久的传统和统一的文化中产生。作为美国出现的第二次复兴，它必然既有其自身的历史，又有其自身的关系格局。但是，由于文学史家未把它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理解，所以这一历史和格局至今仍未得到明确的定义或解释。

十九世纪最通行的文学史理论认为：由于美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是用英语写的，由于文学是一种表现，而且只有通过表现它的语言才能得到最好的描写，因此美国文学一直是、而且始终仍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这种理论造成的后果便是不适当地强调殖民地时期、强调那个最成功地保存了英国特征的地区——新英格兰地区、强调欧文、朗费罗、洛威尔以及豪威尔斯这些作家。因为他们没有严重违犯英国规范的情况下，找到了使用美国“素材”的办法。而沃尔特·惠特曼、赫尔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和西奥多·德莱塞这些比任何人都更具有美国特性的作家，却被当作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的例证或“怪人”遭到排斥。因此，美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被明确看作是从欧文、库珀和布莱恩特的模仿式作品开始，然后在坎布拉奇学派年迈的

圣哲们的诗歌中达到了顶峰的演讲过程。接着是“镀金时代”，退化为“现实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文学，以及在灵感和形式上都被描绘为趋向没落的二十世纪文学。完全按照这种错误理论写成的文学史至今仍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成千上万地出版、销售。

除了摩西·科伊特·泰勒^①的开山之作以外，首先向这种理论提出成功的挑战的是帕林顿^②一九二七年发表的《美国思想的主流》一书。这是一个文学史家用历史的眼光对一场广泛的运动作出的解释。它企图用经济和其它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对过去的历史作新的描述。这一派文学史家从泰恩^③、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获益很多。但作为一个美国人和民主党人，帕林顿并没有接受这几位大师的社会哲学，而只是采用了他们把文学表现同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方法。美国的学校里开始使用“文学与生活”这类读本，而不再使用陈旧的“纯文学”教材了。与此同时，大学里的学者和校外的新闻记者也开始重新评价美国的大小作家及其作品。结果由于重新发现了弗瑞诺、梭罗和梅尔维尔，更加积极地承认了惠特曼和马克·吐温，展示了亨利·詹姆斯这类作家身上的美国特性，激发了人们对幽默、地方色彩、现实主义、民间史诗和传说以及对那些忠实于生活经验、反映了时代观念和情调的小作家的广泛注意。美国文学史的新格局也就因而形成了。按照这种新格局，十九世纪后期和随后几年的文学至少可以凭着它的活力与真实性获得承认，并且得到客观的对待，尽管它有时似乎失去了艺术特性。

然而，人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真实性被看得过于重要，以至于最好的文学作品仅仅成了最接近事实的东西。想象被政治内容和社会题材挤到了一旁，美国文学史

① 摩西·科伊特·泰勒(1835—1900)：美国文学史家。

② 帕林顿(1871—1929)：美国学者。

③ 泰恩(1828—1893)：法国哲学家，批评家。

面临着变成文献史的危险。按照帕林顿的理论，文学史往往变成了某种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理论文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要作家如爱伦·坡、狄更生、亨利·詹姆斯都以各种方式超越或站在了美国社会的现实以外，他们似乎与这种理论格格不入。与此同时，其他作家如库珀、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却正在获得一个新领域。虽然这一理论能使美国人写出一部美国文学史，但它也有把文学史写成一个大杂烩的危险。当它们最极端的形式出现时，它甚至接受了教条的公式，强行把文学变成僵死的教条，类似于专制的“教条的现实主义”。

求助于纯唯美主义的分析方式，如当时许多批评家曾主张的那样，并不能解决这一难题。这简直无异于文学史家的认输，承认他不再相信生活的历史连续性和艺术表现的有机整体性原则。当古老的偏见已被清除，美国文学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已被明确确立之时，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真正的美国文学史还不能开始成形。

撰写这部新文学史的作者必须首先承认：重要作家，即使他是由于超越了时代或脱离了时代才成为重要作家，必定是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具体产物，而且很可能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深刻反映。因此，文学与社会和思想史有一种关系。它不是文献，而是象征性的启示。能够站得住脚的文学史必须着眼于重要作家，但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在具体的论证环境中对他们进行评述。所以，新的美国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发现谁是或曾经是美国的主要作家。不能因为他们有的背弃了祖国，移居海外，有的曾用挖苦手段和公开的谴责攻击过祖国，有的躲进了梦幻中寻求解脱就否定他们。这些只不过是作家同他的材料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关系而已。

理性的历史观只处理因果式的逻辑结果，不适合处理这一类的关系。如果说美国大多数重要作家有一种共同观点的话，那就

是他们都相信生命是有机的。而美国文学史家也只能在研究中采用历史有机论。个人的机体遵循的是一个生命的循环模式，它开始，有循环过程，也有终结。这一简单的原理也能在一首诗的结构中发现，在一个作家的传记里发现，在一个区域的或具体的文化运动的兴衰过程中发现，或者在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整个演变过程中发现。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个或这些循环；而且历史学家笔下的文学在总体和细节上都是由这些循环决定的。当我们根据主要作家，从取得了最大成绩的时期——二十世纪的角度来考察美国文学时，便能看到它所揭示的这种循环或节奏。

这种节奏的基本主题也正是美国实验的中心历史事实：从一个成熟世故的文明社会——西欧文明社会——移居到一块原始大陆。这里非常适合实验的需要，有着无穷无尽的实际上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美国向西部的扩张，以及新形成的文明反过来对其母国发生的影响，为整个故事定下了一个环形的格局。在象征性的启示层次上，文学史家必须揭示这一逐步展开的环的巨大而繁杂的图形。这个循环也许尚未完成，但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曾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界定。

如果将这个循环理论用于整个美国文学史，它就不仅展示了一个总体的、有机的运动过程，而且还展示了另外两个较小的循环过程：即以东海岸为中心，随着十九世纪中叶的浪漫主义大作家发展起来的文学运动，和从殖民征服时期到如今又在二十世纪形成的一个环形的文学运动。如果将这种理论应用于具体作品，它就从美国社会的某个发展阶段的源头，为测量一首诗、一部剧或一部小说的审美距离提供了一个程式。先是寄回家的信札，然后是宗教或哲学辩论，随后是模仿文学，最终是对新生活独创性的有机表现。从此，这种艺术的文化形成过程便随着文明的进步得到了一再的重复。

另一方面，置身于这一过程中的历史学家既着眼于当前，同

时也回过头来审视过去。他的任务是重新综合经验，从而揭示这种经验的更大的意义，而不是面面俱到地重复历史。他必须从现有的大量材料中进行筛选、删减和重新组织，以形成一种全面的观点。一片风景的全貌和山峦峡谷的有机组成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看清。但是从这样的高度观看，某些细节会变得模糊，某些细节会产生有意义的联系。写文学史，正如使用其它艺术形式一样，也要有一种审美距离才能表现出远见卓识。

本书便是以这种眼光写成的一本论著。它也是编写那本由众多学者参加的《美国文学史》的副产品。观点和方法在那本书里只能被用作组织的工具，但在这本书里却可以得到充分的把握。因为只有作者本人对这些观点和方法负责。这本小书的方法和结论不能因为简单提到了与那项宏伟工程的编撰者的长期、密切的关系就使他们受到牵连；即使他们其中的几位，特别是威拉德·索普、托马斯·H·约翰逊，还有斯卡利·布雷德利，欣然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敏锐而有益的建议。本书的手稿还经过我的妻子玛丽·斯比勒仔细审读。托马斯·J·约翰逊、西格蒙德·斯卡德和其他一些朋友也全部或部分地阅读过本书。

罗伯特·斯比勒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

于宾夕法尼亚州

斯沃兹莫尔

目 录

- 序
- 初版序

第一次开拓

- 第一章 文化的创建者：爱德华·富兰克林，杰弗逊（6）
- 第二章 文学家：欧文，布莱恩特，库珀（20）
- 第三章 美国文学的确立：爱默生，梭罗（40）
- 第四章 美国的艺术家：爱伦·坡，霍桑（58）
- 第五章 浪漫主义的危机：梅尔维尔，惠特曼（76）
- 第六章 一个时代的完结（95）

第二次开拓

- 第七章 文学的重新发现：豪威尔斯，马克·吐温（119）
- 第八章 艺术与内心世界：狄更生，詹姆斯（138）
- 第九章 运动中的问题：亚当斯，诺里斯，罗宾逊（154）
- 第十章 第二次复兴：德莱塞，弗洛斯特（176）
- 第十一章 完整的循环：奥尼尔，海明威（202）
- 第十二章 记忆的功用：艾略特，福克纳（228）

跋（253）

第一次开拓

美国的大多数文学作品是用英语写的，而这些作品的大多数作者又是英伦三岛的后裔。

然而，第一个从西欧来到这个新世界、并写下自己的冒险故事捎回家的人并不是英国人，而且他所发现的陆地也不属于美国大陆。尽管如此，哥伦布的那本著名的《书信》（1493），还是确立了最早的美国文学的形式和观点。人们远离家乡时最迫切的心情，便是将自己的见闻和生活写给朋友看。哥伦布是热那亚人，曾经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效力。他在给西班牙财政大臣的信中写道：“我的使命圆满完成了，我知道这也会使您欣喜。”美国冒险故事的开端就这样记载下来了。

据说美洲移民是欧洲动荡的副产品。因为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十六和十七两个世纪中。那时出现的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商业大国，都是各封建领地间相互并吞的结果。这一并吞过程使中世纪一直处于区域性的战乱之中。那时新教的倡导者象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等人，终于冲破了自罗马灭亡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的中世纪教会国家的淫威。探索精神和满足感官享受的要求激励着人们进入了艺术和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到一六〇〇年，意大利已经出现了绘画和雕塑，荷兰产生了许多学者和博学的怀疑论者，英国则产生了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思想的地平线和已知的地理地平线一道延伸。莎士比亚是一位思想家，哥伦布是一位活动家，这两位天赋截然不同的先驱者并行不悖地发挥着他们的才

能。西欧的文明在一五〇〇——一六〇〇年这一个世纪中爆发出了内在的能量。这爆发所引起的一道冲击波向西扫去，扫过了那些尚未发现的海洋和陆地。

其它的“家书”叙述了那个世纪和下一世纪相继而起的探险家们的多次航行。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追随这位热那亚水手开辟的航道，绕过墨西哥湾海岸和加勒比海，以墨西哥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北面沿着加利福尼亚海岸，跨过大平原，南下巴西、秘鲁。法国探险家和牧师顺着圣劳伦斯河和五大湖的航道前进，然后直下密西西比河，穿过西班牙人的路线到达新奥尔良。英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由于受到高山的阻隔，最后在肥沃的大西洋沿岸的平原上定居，并建立了殖民地中最稳定的社会。在这两百年间，美国文学虽然只是西欧文化的延伸，但它从一开头便与后来一样，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

除了几卷如威廉·布拉福德^①的《普利茅斯种植园》（一六三〇年著，一八五六年初版）那样内容充实的作品之外，早期探险家和殖民者留下的大部分作品读起来都令人感到沉闷乏味，除非我们对这次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迁移有兴趣。这些作者竭力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辩护，为资助他们从事这些活动的君主们占领新的土地、财富和臣民，描绘当地的地理经济状况。他们对艰难困苦轻描淡写，对未来的希望则渲染夸大。西班牙的科罗拉多^②，法国牧师埃内班^③以及英国探险家约翰·史密斯船长等作的那些记录内容大同小异，都描绘的是这块大陆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那些陌生原始的部落。

迎接这些欧洲人到来的是千百年的古老的森林和当地的“野

① 威廉·布拉福德(1590—1657)：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第二任总督。

② 科罗拉多(1510? —1554?)：西班牙探险家，曾任墨西哥等殖民地的总督。

③ 埃内班(1640—1701?)：法国牧师，探险家。

人”。这些武士和牧师们穿戴的精巧服饰与他们相遇的“野人”们的赤身裸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这些尚未开化的土著们象小孩那样容易受骗上当，但他们却是那些古老文明，包括玛雅^①阿兹台克^②和印加^③文明的远亲旁族。这些文明曾以墨西哥和秘鲁境内遥远的南部和西部为中心。被那个白人哥伦布称为“印第安人”的人们一因为他以为他所到的地方是古老的印度一原是富足强盛的黄种人的游牧部落的后裔，早在许多世纪前便从亚洲来到了美洲。他们可能是经过白令海峡来的。不过自那时起，他们便已经在赤道附近更舒适宜人的地带建立起了他们的城市和庙宇，接着又分散到了另外两大洲。

这些生活在林莽之中的人们，对于急不可待地要使他们皈依基督教的理想以及那种无限地攫取他们的金子和土地的贪婪都毫无准备。由于印第安人三百多年来一直被排挤，遭掠夺，受剥削，所以他们在美国文学中的形象只是一种推测和想象，而他们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得到反映。这似乎成了一条自然规律：无论何种生物，当遇到环境的突变或一个其生活方式不为它们所理解的新敌人时，都会迅速地灭绝。印第安人的退却和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并不一定是他们人种低劣的明证。印第安人在征服者的想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印第安人是个人主义者。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反抗，而是由于他们接受了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在自己的有限的社会中的地位。对于白人入侵者来说，印第安人是要被扫除掉的障碍，但在他们的想象中，印第安人又往往象征着人与自然的交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欧洲人只用黑白截然分明的两色，不作任何浓淡的区分。印第安人自己的生活记载流传下来的极少，因为

① 玛雅人：中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其祖先有很高的文明。

② 阿兹台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

③ 印加人：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他们的诗歌和散文只是作为口头文学存在过。除了绘图式的记叙文之外，他们没有其它的文字记载；而他们的征服者当时又往往不注意记下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说和诗歌中所表达的坚忍克制，只给这一丰富的但却被迅速遗忘的文化留下了一些痕迹。

总的来说，除了一些征服印第安人的记述之外，白人对印第安人及其生活的早期描述还是公正的。哥伦布曾谈到他在萨尔瓦多岛所见到的印第安人的温和与羞怯；约翰·史密斯把坡哈坦王和他的女儿坡卡洪达斯描写得非常通情达理；法国修道士和西班牙征服者们除了叙述他们与一些印第安人的两败俱伤的战争之外，也写了他们与印第安人的友好关系。稍后到达的清教徒，摩拉维亚教徒和教友会的传教士们总爱在这些冲突中表明自己的偏向，因而也参与创造了后来写进传奇故事中的好印第安人和坏印第安人的神话。一般说来，欧洲人对研究印第安人及其文明的兴趣并不浓厚，他们感兴趣的是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或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欧洲人很容易将他们所希望的印第安人应有的特点塞入对印第安人的性格描写中。正是白人想象中的这种印第安人、而不是历史上的印第安人、最终成了美国文学史上可资借鉴的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七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渐渐地在从冰洋到赤道的整个美洲西部散布开来，而英国人却在狭窄的大西洋沿岸稳固地居住下来。有两个世纪之久，这块肥沃的土地大体上避免了外来的侵扰，所以能在这里建立起崭新的文明。这一文明是由那些被动荡的欧洲所摒弃的人们建立起来的。法国人、荷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瑞典人都逐渐被数目众多的英国人同化了。英国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与见解不同的各个教派都掺合在一起了，而这些派别正是因为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的压迫才移居他乡的。这样，他们就把原来的种种宗教信仰和习俗从故乡带到

了这个新世界。来自英国和北欧的殷商富贾和从事农业的中产阶级占移民中的大部分，不过也有一些贵族、卖身的佣人、荷兰大庄园主和黑奴。

历史上出现的奇迹之一便是：到了一七〇〇年，这块新大陆已经变成了一个稳固的和清一色的殖民地联盟：政治上效忠英王，宗教上信仰新教，经济上以农业为主，语言上通行英语。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只居次要地位。往昔的贵族同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一道兴建了七、八个繁荣的海港城市，开垦了大量肥沃的农场，建造了航行全球的海船。从一开始，统一之中的多样化就是这个新民族、新国家、以及他们的文学的主要特点。人类的欲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满足身体的需要，一类满足精神的需要。在北美大陆上，人类的欲望创造出了一种可以以这两种需要进行划分的文明。因为这一文明既能够充分满足高级需要，又能够满足低级需要。无限的物质资源不但为建立一种反映人类天性的新秩序创造了可能的机会，而且也能够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许从美国文明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条将天真的理想主义同朴素的物质主义不协调地混合起来的线索。这种混合后来产生出了一种将美、讽喻、乐观和绝望熔为一炉的文学。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狂热同文化渊源中的这些能量和对立成份有很大关系。

第一章 文化的创建者：

爱德华，富兰克林，杰弗逊

(一)

发现美洲大陆并且往那里移民，只是这个美国故事的一部分。美国也是一个思想和精神的新世界。中世纪的崩溃释放出了势如洪水般的力量，形成了自由个人这一现代思想。多年之后梭罗写道：“我去林中居住，是因为我想从容地生活，只应付生活的基本需要，并且看看我是否能够理解生活给人的启示，在我临死的时候，是否会发现我并没有真正生活过。”接受这一朴素信念的欢欣与否定这一信念的绝望是美国传统的两大主流。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在大自然中悠然自得地生活着，他们的文学便是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人生应当怎样度过？社会应当怎样组成？一个民族和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些宗教和政治争论中形成的。

在创造思想的新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英国和西欧形成的一些思想能够付诸行动而不受过时的封建社会的法律、习俗和传统的阻挠。在那两个世纪里，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在欧洲只能谈论的事情，在美国却能够实行。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直到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伟大的宗教、政治和思想革命在大西洋彼岸的